

新西部小说丛书

魅惑敦煌

FEIWO

非我

著

神秘的敦煌，
产生闪电般的激情

MEIHUO
DUNHUANG



读者出版集团

DPGC,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魅惑敦煌

非我
FEI WO

MEIHUO
DUNHUANG



读者出版集团

D.P.G.C.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惑敦煌 / 非我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468-0023-3

I. 魅… II. 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742 号

魅惑敦煌

非我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王忠民

项目负责:王 跃

责任编辑:余 琰 贾海燕

封面设计:马吉庆

版式设计:石 璞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0931-8773233(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17.5

字 数:282 千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7 248

书 号:ISBN 978-7-5468-0023-3

定 价:27.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今有历史洞窟四百九十二个。谨将此文作为第四百九十三洞窟。今天是明天的洞窟。洞窟都将成为历史。历史就是时间转弯抹角人类辗转反侧的镜子。

目 录

第一章	001
车站	001
黑夜	002
九色鹿	005
飞天	008
画眉和令箭	010
眼睛	013
西凉啤酒	016
第二章	021
三危山人	021
指纹	025
宕泉河岸	028
线条以及色彩	030
奔驰 2000	033
素描	037
指纹坊	040
第三章	045
行走	046
鹰的眼睛	049
司机	055
双修道长	059
青海长云	065

第四章	071
子午	072
手的秘密	075
小洱	081
果实埋葬花朵	087
羽人	091
鸣沙山	095
第五章	101
指纹坊	102
沙漠夜·篝火	105
肯尼迪	109
夜里有风	115
流放的心	119
指纹堡	123
第六章	127
青海湖	128
朱红色的火焰	132
布哈河客栈	137
乐园	141
狩猎	146
活佛	149
第七章	155
家园	156
王大有	161
秘密	167
风波	172
伊甸园	176
火与土	184

第八章	189
生命	190
练习生活	194
解救	198
行为敦煌	205
泥土与指纹	209
第九章	215
肯尼迪来了	216
三危山人走了	220
羽人哭了	223
指纹怒了	228
我行为我艺术	232
第十章	237
移梦敦煌	238
泥土里的思想	241
王小牛	243
后半夜的月光	247
第十一章	251
了无禅师	251
婚礼	258
告别	259
永远的指纹堡	265

第一章

雷音寺坐落在鸣沙山下坦荡无垠的沙滩里。

阵阵风沙拍击着雷音寺翘檐上牛卵大的一排排铃铛。沙哑的铃音古色的铜韵丝帛一般层林尽染地铺陈开去，直至与鸣沙山飞腾的沙砾交融、糅合，再次被风沙鼓越、扬播，横渡朝霞或夕阳分割的色泽条块，漫曲无序的拍击着雷音寺翘檐上一排排牛卵大的铃铛。

了无禅师拢了拢佛袍。他的额头没有皱纹下颌也没有虬须，光光的头颅肥肥的后脖，未曾先知也不曾先觉的样子。他的双眼鲜活而又空蒙，肥胖柔软近乎无性别差异的手掌，常常在胸前竖立起至高无上的禅碑，姜黄色的佛袍霞光蔚染般的托拂出大头针一般尖锐的朗诵声——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木鱼莹莹。禅语来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车 站

诱惑就是灵魂深处泛起的疼痛。

追逐疼痛，子午从烟雨蒙蒙的南方来到北方大漠。

当子午那双翻毛大头皮鞋落在敦煌火车站坚硬而又冰冷的水泥砖地上时，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诱惑促使疼痛的滋味。脚下的土地是坚硬的，但他却感觉踩在棉团上一般。火车鸣奏着尖利的汽笛更加西去。车轮缠绵地咬着铁轨，震波在脚下缓缓消失。子午感觉到身后的一切东西都这样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眼前一派茫然。

这是深夜里北方大戈壁的车站。

季节虽然是春天,但春天的脚步还很遥远。风在夜空里呼啦啦翻着跟头,像一群语无伦次的醉汉,挥舞着拳头击打得铁皮广告牌前凸后鼓,穿着名牌西装的电影明星的脸因扭曲而变形。几盏昏黄的路灯渐欲迷眼,其中一盏干脆闭上了眼睛。子午感觉眼前的黑暗和空茫陡然加剧,他看不清黑暗深处是什么模样。

一群的士司机蜂拥住了他。

子午是深夜里这趟车唯一下站的旅客。司机们很失望，害得他们等了大半夜，像秋季守候在假种子田边欲哭无泪的农夫。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季节生意的成色，但无论如何也大出他们的预料。子午虽然人高马大，但也被这样的架势吓懵了。他死死拽住自己的大旅行包，以防自己人包分离。他放开求助的目光四处飞跃。值夜班的铁路民警只膘了他一眼，就退回进车站里，哐当拉上灰暗的有机玻璃门，看来他没心情管这破事。

救世主不救世。子午想起一个网上诗人的句子。

子午暗自使力,将大旅行包一抡,有好几双手被甩开了去,一趔趄,又一趔趄,退了好几步远才找到平衡。子午听到撕裂的声音,是自己风衣上的一只口袋,狼狈不堪的趺拉在夜风里。有几只手还恋恋不舍地纠缠在身上,显然消减了竞争的力度,或者说是碍于面子没法主动撤退。子午想发火,话到嘴边却成了幽默,他想到此时的发火必定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子午说：你们太热情好客了。

这时传来两声人为的咳嗽，不远处竖着一尊铁塔般的身影，烟火头刺眼的明亮着。蜂拥的人群哗啦散开去，像爆裂的一只炮竹，纸屑四处飞散。行有行规，老大咳嗽了。

黑夜

黑夜里的戈壁空蒙得让人胆寒。

车灯很明亮，白晃晃的光柱子直杠杠地打出去，让人联想到很雄性的物件。车灯的尽头依然黑暗，没有参照物，只有方向。注目久了，连方向感都出了问题，子午甚至怀疑出租车是否在公路上行驶，简直有点磁悬浮的味道。幸好公路并不平展，偶尔一个咯噔颠飞屁股，不用再怀疑车轮下面是否公路。人是土地的种子，

离开土地就会找不到根。

司机是位女士。三十多年纪,或者四十。骨骼宽大,前额硕凸,眉高眼陷,隆鼻阔嘴,很壮实很力量的样子。子午认为她有古匈奴基因,一开口就渗漏出本地浓重的口音。天下的土都轱辘,跟外面的土司机一样油舌,只不过她油舌里多了分实在。子午最终选择她的车,还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也因为她一直没有参与蜂拥的行列,打开车门,站在车旁,任夜风呼啦啦撩乱她半长的头发,很有职业道德。当子午坐进她的车,那帮散开的司机阴阳怪气地鸣啦道:单姐,你别把客人拉进自己的被窝啊。她响亮地回应道:操!

出乎子午预料的是敦煌火车站到市区的距离,135公里。比任何城市飞机场到市区的距离还要远。或者说,要在西欧小国一横越就出了国界。看到子午满是诧异的表情,单姐说:头一次来西北吧?

子午说:头一次。

单姐说:旅游的?

子午说:不。

单姐说:也不像做生意的。

子午说:你说的没错。

单姐从观后视镜里瞟了一眼子午,嘴角挂着一丝淡笑,像如来也像蒙娜丽莎脸上那一绺子。单姐说:我叫单芳,本地人,有事吭声啊。

子午哦了一声。子午为刚才的一番拉扯还有些不顺畅。到处都是野蛮的拥挤。这是子午一路行程几千公里最真实的感受。火车上拥挤,厕所里拥挤,连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都拥挤。听着别人说话,子午就一句也不想说。沉默是人性的威严,也是对撩乱语言的鞭答。他的目光一直放逐在车窗外,像放逐囚鸟美丽的羽毛和翻飞的翅膀。外面是空无寂然的大漠戈壁。偶尔出现一片村庄掩映在褐色的黄土里,也被飞驰的列车转瞬甩得老远。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和漫天遍野的砾石,它们是戈壁永恒的风景。从直感上说,子午已经喜欢上这片土地,没有虚浮,没有烦躁,甚至也没有拥挤。这是一片安然的土地,可以忘记一切,可以从重新开始一切,可以创造一切。创造,多么活力和诱惑的字眼啊。敦煌,那早已是子午心中朝圣的天堂。而迎接他的首幕剧,子午只能啼笑皆非。子午想,天堂里也很拥挤啊。

单姐说：你就别为刚才的事生气了。市场经济嘛，没有规则，谁拽到手就是谁的。也莫怪，这季节生意淡如水，守一半宿就守出你这么个宝贝，能不抢吗。

子午没有回答她。子午掏出一根烟点上。车窗外的夜风被撕扯得凄厉的嚎叫。这是戈壁夜里特有的物产，风的喉嗓坦坦荡荡，无遮无拦，像一群目中无人的流氓。单芳也摸了一根烟，斜挂在嘴角，用车上的点火器点了，动作大度而又娴熟。单芳自嘲地说：老跑这夜路，说叼一根就叼上瘾了，想取都取不下来。

子午说：都老手的样子了，开车几年了。

单芳说：四五年了。

子午说：女士开车辛苦，也危险。

单芳说：心不苦，命苦。

子午说：对不起。

子午听得出来单芳不仅仅是在调侃。

单芳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啊，就是命苦呗。那口子有钱就跟咱拜拜了，搂着一个四川小姐像捡到一块宝贝。给咱三万块钱，还扔给一个七八岁的儿子。没办法啊，三万块钱买一辆夏利，二手的，撅着屁股拼上老命跑。这辆车刚换的，桑塔那 2000。外面桑塔那妹妹帕萨特都快换季了。这地方就比你们南方晚时差。

子午说：看来你对四川人很有意见。

单芳又从观后视镜里瞟了一眼子午，说：意见谈不上。邓小平不就四川人嘛，他指引咱们奔小康，感谢他都来不及呢。只是四川小姐太多，又只要钱不要脸。四川火锅还是可以的，我就喜欢涮，巴倒烫。

单芳忍不住笑了。

子午也被逗笑了。

子午要住在九色鹿宾馆。子午从旅游地图册上查来的。九色鹿事关一个很美丽的佛教故事。虽然九色鹿宾馆在敦煌肩并肩的宾馆丛林里根本算不上档次。单芳说住其他宾馆嘛，这季节可以打猛折的。子午将头摇得很坚决。子午心想我才不在乎折不折呢，我只在乎九色鹿。单芳递给子午一张名片，说：要用车就打电话，需要其他帮助也尽管打。

深夜里敦煌像一个安然熟睡的孩子，没有闪烁的霓虹也没有喧嚣的音响。九色鹿宾馆几个字若隐若现，在呼啸的夜风里非常冷涩。

子午对正在打调头转向的单芳说:我叫子午。

单芳说:看来你不是作家就是诗人。子午。

九 色 鹿

繁华就是铅华。

朴素的容颜往往都是被贫穷的外衣所包裹。

敦煌满脸羞涩地躲藏在千里河西走廊的尽头,像一个古装的美人,频闪着明亮的双眸又满是处子的笑容。古丝绸之路从长安起步,经兰州跃黄河,走凉州跨黑水,眼见在祁连山脚敦煌飞天的裙裾下挽了结,可翻过当金山,循着阿尔金山的脉搏,进入柴达木,进入古楼兰,趟着吐鲁番的热浪,越过帕米尔高原,就眼望中亚,胸怀地中海爱琴海的蔚蓝。闪亮的丝绸铺开了先人们飞越千山万水的目光。千万里丝绸道上,古道、西风和昏鸦,骆驼、毛驴和马匹,驼铃、汗马和残阳,影画交叠;汉唐的丝绸,中原的瓷器,醇香的茶叶,华美的毛皮,翩翩西去;葡萄、石榴和胡椒,器皿、玻璃和宝石,琵琶、颜料和绘画,辗转东来。尘土高扬,商队交错,不绝于耳的驼铃声,清脆的摇荡着地球上最长最繁华的商业走廊。

敦煌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文明共舞的国际大都会。

在三危山一堵峭壁上,在祁连雪水孕育的宕泉河岸,一个叫乐樽的行走僧人,突然看见金光闪烁,万丈光芒,众佛显现,仙女妖娆,鼓乐声吠。他预感找到了理想中的佛国,于是,和三个弟子掘开了第一个洞窟。洞窟里装满了佛国景象。几千年来,犹如众蜂造穴,三危山陡峭的岩壁上就坠满了四五百个这样的洞窟。远远看去,好似一片历史老人深邃而又空蒙的眼睛。

莫高窟,悄然无声地装载了一个让世界文明史痉挛的秘籍。

敦煌从乐樽和尚之始,就一直乘着飞天的翅膀。黄沙掩盖住的是一个古老的艺术殿堂,至今依然渗透着古朴的芬芳,虽然从飞速的现代文明进程来打量,敦煌还是一个沾满厚重历史粉尘的挂着处子笑颜的西域美女。也许,艺术文明正是需要这样的土壤。钢铁的藤蔓上长不出鲜美的果实。一大批文化艺术淘金者从北京圆明园艺术村坍塌的砖墙和齐膝的蒿草里走出,蜂拥进西去的列车,来到黄土高坡,来到敦煌,掘金、修行、炼丹。他们热爱敦煌。敦煌是魅惑他们的地方。

子午就是挤上西去列车到敦煌的艺术淘金者。

子午不画画。子午是一个没处领工资的作家。现在这类作家叫自由撰稿人。作家假若有一点政府编制,那么自由撰稿人就浪漫得多,简直就是自由主义者。子午就吃笔尖上那一点墨水,贫穷但不寒酸,富贵但无力骄奢。

子午蒙蒙眈眈睡了后半夜,醒来没有见到阳光先听到风声。服务员小姐说:春天是敦煌的风季,一天一场风,从早刮到黑。更容易赶上沙尘暴,沙尘暴能把人掀到半天空,也能埋掉一栋楼。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子午说:我就赶这风来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外也春风啊。

服务员小姐朝子午闪了闪满是斑点的鼻子,以示童心未泯。

子午在九色鹿宾馆厚重的茶色玻璃走道上,收纳了第一眼敦煌。灰茫茫铅沉沉的天空下,几排低矮的建筑物。建筑物的门面浅薄而又花哨,鲜艳夺目的招牌,苍白的瓷砖墙面。印着鲜红大字的门帘被风刮得没筋没骨地高高飘扬。有滑腻一般的小轿车,富贵而灵敏;有吐着黑烟的载重卡车,像气管欠佳的老人;有一辆毛驴车,刚从古墓里凋晰而出样。一些将脖子缩进衣领将双手蜷进袖筒的行人,跼着腿儿飞奔,像在追赶什么,又好像被什么追赶。有很多纸片在风的吆喝下跳水美女般翻飞着跟头。目光越过几排砖房,有钢刺刺的树枝在风沙里显得很有些气骨。这就是被茅盾先生五体投地赞扬过的白杨树了。

毛驴车给子午留下了鲜活印象。

其实,九色鹿宾馆接近于市郊,像暮色女子远遁繁华。远遁繁华势必萧条,加上这是敦煌旅游淡季的淡季。敦煌宾馆、飞天宾馆、莫高宾馆、鸣沙大酒店、敦煌山庄等一些知名品牌入住率都跌至一年中的前所未有的。宾馆就是敦煌旅游的晴雨表。以往,每年这个季节宾馆就放假,人不敷出。为了打造旅游城市新形象,市政府红头文件一声令下,谁放假就摘谁的牌子。所以,九色鹿宾馆冷清得吓人,加上子午才三个人,一人一层楼。住可住,价格也可以猛折,30块钱一个标准间,但没有热水,也不供暖,房间里冻得人直跳蹦蹦。

子午说:这房间赶上莫高窟了。

服务员小姐说:比莫高窟强多了,莫高窟有席梦思吗?

子午说:你还怪调皮的。

服务员小姐又闪了闪满是斑点的鼻子,说:就想不通你们大冷的天往这里穷

奔个啥。要是冻得吃不住了,就到一楼烤火去,我们生了炉子的。也有开水。

子午说了声谢,边跟服务员往楼下走边问:你知道九色鹿的故事吗?就是这宾馆的九色鹿。

服务员小姐转过身说:你没有看出我是文盲嘛,我怎么会知道啊。说罢哈哈大笑,又说:那些都是骗人的,就你们这些文人骚客信。我不信。我就信老板不给我发工资我就会饿肚子,老板炒我的鱿鱼我就会去坐台,跟鸡一样。

子午没有想到她这样回答，愣了半天神。

其实,子午是知道九色鹿的故事的。在现实生活中,只怪子午太故事化了。人性的故事和严酷的现实往往就是一对矛盾体。鱼在岸上只会想到水,它不会幻想什么传说。但子午骨子里是一个疯狂的理想主义者,有时甚至会远离一下人间烟火也再所不辞。这种不顾头前身后一头扎进敦煌就证明了这一点。子午坚信人类的自然分工法则,有人紧贴大地,有人飘摇云端。

子午曾在一篇小说里穿插过九色鹿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水草丰美、风景如画的恒河岸边，有一只九种毛色的鹿。某天，它突然听见凄惨的救命声从河里传来。一个人正被恶浪吞没。善良的九色鹿舍身入河救起了他。他叫调达。调达感激流涕，非要报答。九色鹿拒绝了，说，不求报答，只希望你不要对别人说起我，因为好多人在追杀我，他们看中了我九色的毛皮和美丽的鹿角。调达说，救命的恩人啊，你放心，我要说了就嘴舌生疮不得好死。这个国家国王的王妃娇媚动人，内心贪婪奸恶，某日梦到九色鹿，便娇纵国王重金悬赏，以求毛皮和鹿角。调达闻之，见钱忘鹿，见利忘信。国王重兵围猎，九色鹿落入魔掌。九色鹿临危抗议，痛斥调达小人。国王知晓真相，怒斥调达，下令全国善待九色鹿，违者，斩。王妃气死。调达应了誓言，口舌生疮，人皆远之，孤独而死。

佛教故事多是劝善,带有强烈的真善美色彩。关键从这个故事中渗漏出这么几个必须端上桌面的问题:

一是美丽的九色鹿虽善始但并没有善终,它救了调达但又害了调达,功过、善恶不能一边倒,建议重新对九色鹿定性。

二是国王失信,他不但没有兑现重金悬赏,还操纵王权孤杀调达,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必须摆上桌面。

三是如何对调达进行人之恶的审判，是引渡第三国还是秘密解赴海牙国际法庭，或者申请美国对调达进行人权保护，或政治避难。

四是王妃之死，本来宠幸俱佳而且富可敌国，一张鹿皮夺命实在不可信，建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深挖狗仔队和第三者。

五是这个故事罪之源在哪里。其实九色鹿是祸首，它美丽的皮毛和昂贵的鹿角，挑起了众多的欲望。欲，祸之根也。

这是小说大行解构之风时，子午利用九色鹿故事做的一篇文章。文章一出，毁誉参半。现在子午倒并不严肃的来思考关于九色鹿的故事。他比常人更知道故事往往就是故事，故事也什么都不是。如今走进敦煌，走进九色鹿宾馆，他只感到莫名的亲切罢了。

当然，九色鹿依旧是一个美丽的佛教故事。

飞 天

敦煌城属于袖珍型，也不见得什么特色。客观的说，城市的嘴脸都大同小异。这也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共性。房屋多是三五层高，灰色调居多。只有新世纪和飞天两家商场使用了有色玻璃墙面，但上面满是尘沙，看来好久都没有蜘蛛人去清洗。几家商场簇拥着一个十字交叉的转盘。转盘中央有一个女人。就是那个反弹琵琶的唐朝美女，衣带飘扬，出奇的丰满，翘着一双光脚丫，高高站立在转盘中央。

她叫飞天。

飞天是敦煌城的城标。

子午裹着风衣，站在飞天的裙子下，仰望了好长时间。这是子午见到的幻想中敦煌最清晰的形象。这个肥胖的唐朝美女，让子午的心在这个并不温暖北方春天，疯狂地跳跃。子午感觉有诗歌一样的语言要飞扬：

你从唐朝

将琵琶一路弹到子午的面前

我在今朝

看见千年前你翻动曲谱时

小拇指上颤动的线条

子午没有高声朗诵,他怕惊吓这个弹奏中的美女,或一不小心就拉断一根琴弦,崩裂的弦线划破了手指,肯定有一粒朱红的血蕾,会楚楚动人地开放进自己羞涩的眼帘。那会是罪过,子午不会感到幸运。美,是不可打扰的。美,更不容侵犯。任何动作或者动词,都是对美的破坏。也包括形容词。美,来自于她的原始,来自于初蒙,来自于本性的成长。子午感觉真是看见了在千年唐朝,在丝竹饶梁的宫廷里,她翻动曲谱时颤动在小拇指上的线条。就那么一丝颤动,就让子午疯狂了心。这是一颗作家也叫自由撰稿人的心。

子午完全进入了幻想状态。风卷起他风衣的下摆,齐肩的长发撩乱着他那一张清瘦的脸,脸上铺满了寒冷的颗粒。风早已冻死了烟头的火光。直到最后,两颗泪珠滚落下来。子午不清楚这泪来自何处。不是因为寒冷,也决不是所谓的感动。反正,泪珠从自己眼窝里滚落的,这一点他很明白。

等子午收回高高仰望的目光,他才发现以飞天为中心围聚了好大一圈人。人们都努力的睁大发现未知世界的眼睛,把反弹琵琶的飞天从上到下又从前到后仔细的揣摩。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就盯着这个半长头发的男人细细揣摩。子午被吓了一跳,他没有发觉聚拢了这么多人,足有两三百人。子午在想,清冷的大街行人可数,怎么就平地里冒出这么多脑袋呢,像水面之下暗藏了很多阴谋的葫芦似的。子午感觉人们的眼神跟发现者似的,只是充满了未曾发现的巨大空蒙。

环行转盘的马路上各色车辆被挤得没法动弹。

子午正准备离开,两个黑制服警察拦住了他。又从远处奔过来几对黑衣警察。子午想,麻烦事儿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一个嘴唇开裂的警察问。另一个警察将手捂在腰里的枪套上。虽然那枪套是空的。

子午愣了楞,这个问题他真不好回答。

问你呢?哑巴了?操!手捂枪套的警察补充道。

我什么也不干。子午说,你看见我干什么了吗?

还倔,哼,还倔倔的。警察说着就掏拷子。银色的手铐就挂在他屁股上,可能太情绪,好半天没扯下来。

你们这是违反人权的。子午看着手腕上的手铐说，你们太没有道理了。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你听听，还人权呢，一听就是李洪志的口气，十有八九就是个法轮功分子。

天快黑时，子午走出了大铁门。风刮得更加吃紧。寒冷渗透了子午翻毛大头皮鞋的鞋底。

子午看见门口一辆的士使劲向他闪灯，跟熟人在使眼色似的。

欢迎我们的作家获得新生啊。单芳说，我请你涮火锅，巴倒烫。

子午说：你怎么来了。

单芳笑着说：我的车都被你堵了好长时间呢。

画眉和令箭

子午从九色鹿宾馆搬了出来。

那个满鼻子斑点的服务员小姐说：你不是喜欢九色鹿嘛，我们亲爱的作家。九色鹿都舍不得你走哟。嘻嘻。

当天晚上子午的名字就在敦煌城家喻户晓。警察先生们以为抓到了一个法轮功分子。那阵子法轮功闹得很欢实。电台、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蜂拥赶到时，警察们刚用三级茉莉花茶水滋润了寒冷冰裂的嘴唇，一根粗大的茶叶梗子飞跃在子午的风衣领子上。盘问（不是审问）和电视台的同期声同步进行。几个小时后真相大白。电视台的新闻小姐恳请子午签名留念。

新闻小姐说：我读过你的小说，子午先生。

子午伸出细长苍白的手指飞舞了自己的名字。子午说：辛苦你了，我毫无新闻价值。

新闻小姐说：最大的价值是我认识了你。

摄像师补充道：小洱可也是咱们敦煌的名记呢。

新闻小姐说：我叫李小洱。

小洱上前弹掉了子午风衣衣领上那根粗大的茶叶梗子。

子午为了回敬谢意，就问：你读过我的小说有什么记忆吗？

小洱动情地眨了眨烟雾蒙蒙的大眼睛说：深刻。